

都城背后的都城

——试论开封都市生活于《都城纪胜》的写作意义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 沙敦如(Dorothee Schaab-Hanke)

引 言

《都城纪胜》是一部主要与南宋都城杭州相关的宋人笔记。在一个以研究开封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一篇讨论《都城纪胜》的论文,也许有些出人意料。不过,正如我们在文中读到的那样,在《都城纪胜》里北宋的都城汴京开封经常被提到。由于《都城纪胜》的作者多处将南宋的杭州和北宋的开封做比较,开封这座前朝帝都很像是“都城背后的都城”——这也是我以此为标题的理由。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都城纪胜》与孟元老(约 1090—约 1150)所撰的《东京梦华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 1120 年前后,即金人挥师南下入

侵导致宋徽宗的统治及北宋王朝的突然终结前的几年,关于汴京的生活、商贸和风俗等市井画面,《东京梦华录》的内容是唯一的资料依据。《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的出版者将此书与其他四篇与杭州相关的笔记小说编在一处结集出版,当然并非事出无因,而《都城纪胜》则是外四种的首篇。^①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东京梦华录》甚至可以说是这四篇笔记文字的“典范”。^②

在这篇文章中,我的分析兴趣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我想找寻可能的“都城背后的都城”,确切地说,去探讨在杭州的比照下,过去的都城汴京开封对《都城纪胜》的作者有着怎样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也在找寻可能的“文本背后的文本”,以便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我从三个方面进入这项研究:第一,《都城纪胜》作者笔下的开封如何?第二,在文本上,《都城纪胜》与《东京梦华录》有怎样的关系?第三,《东京梦华录》对于《都城纪胜》的作者有着怎样的意义?

一 《都城纪胜》作者笔下的开封

《都城纪胜》成书于1235年,作者托名为灌圃耐得翁。在序言里,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在他眼里杭州和开封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彼此相关。序言的开篇写道:

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自高宗皇帝驻蹕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③

^① 《都城纪胜》,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华书局,1962年,第89—110页。

^② 参见伊永文:《以〈东京梦华录〉为中心的“梦话体”文学》,《求是学刊》2009年第1期,第114—119页;以及黄淑祺:《汴杭旧梦——两宋都城的地理想象与历史集体记忆:以〈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宋元笔记为主要考察对象》,《道南论衡:2009年全国研究生汉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第57—76页。

^③ 《都城纪胜》序(外四种),第89页。

这一段文字包含的内容,可以说有如下三个层次。首先作者指出,都城开封(“汴”)在北宋始建不久就在风俗和典礼方面被各地视为“标准”和“原型”(“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接下来作者引入了汴京开封与杭州的第一次比较:在皇室南渡建立南宋政权,杭州仅仅为临时的居停驻蹕之地时,它已经超出开封的规模十倍以上。在第三个层次上,作者进一步比较:在作者生活的时代即杭州经过百年的中兴之后,杭州的繁华程度又超过南宋开国之初的数十倍。换句话说,在作者看来,在北宋具有标志意义的开封,在13世纪不仅被杭州取代,实际上也远远被超越了。

《都城纪胜》的序言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开封对于作者有相当的重要性。这也体现在,文本中提及开封的次数甚至多于杭州。《都城纪胜》的文本中,提及杭州有25次,而提及开封的有26处。^①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城纪胜》中确切地提及开封之处都是在作者将开封与杭州进行对比的上下文中:可以明确认定的有13处这样的直接对比。在若干段落中,《都城纪胜》的作者指出,甚至在他生活时代的杭州,某些流行于帝都时代的开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还明显地存在着。仅举一例说明,在《都城纪胜》的第四节《食店》可以读到:

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如羊饭店兼卖酒。^②

作者在这里指出,他在杭州日常遇到的餐馆仍然由原本来自旧都开封的人经营。非常可能的是,这些人(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人的祖先)是随驾皇帝而来,或者在其后不久,以便为随从南下的人提供他们习惯了的膳食。

有意思的是,在同一节稍后之处,作者谈到在杭州提供所谓的“南食”的餐馆。这个段落这样写道:

南食店谓之南食,川饭分茶。盖因京师开此店,以备南人不服北食者,今既在南,则其名误矣,所以专卖面食鱼肉之属,如(铺羊面、生面、姜拔刀、盐煎面、鱼桐皮面、抹肉淘、肉齏淘、棋子、燥子面带汁煎)下至

^① 关于《都城纪胜》中的语汇分析,以及该语汇在《东京梦华录》中的对应出处,见附录一。

^② 《都城纪胜》4(外四种),第93页。

(撲刀鸡鵝面、家常叁刀面)皆是也。若欲索供,逐店自有单于牌面。^①

作者解释说,“南食”一词,原本来自于旧都开封,当时开这样的餐馆是为了给那些从南方来到北方,不习惯于北方饮食的人提供膳食。作者还写到,如今这些餐馆里提供各种膳食,包括原来开封的典型的食品。

在其他地方,《都城纪胜》的作者还提到了一些菜肴,在杭州时期它们或者只保留了名字,菜肴本身消失了;或者菜肴本身保留下来了,但是菜肴的名字不复存在了。作者举例说,比如“瓠羹”,有名无实;“甕羹”有实无名,如今被称为“齏面”;比如“白肉”,名称和实物之间发生了错位:

市食有名存而实亡者,如瓠羹是也;亦有名亡而实存者,如甕羹,今号齏面是也;又有误名之者,如呼熟肉为白肉是也,盖白肉白是砧压去油者。^②

此外,《都城纪胜》的作者还提到,在南宋的杭州有很多商人来自旧都开封:

是时尚有京师流寓经纪人,市店遭遇者,如李婆婆羹、南瓦子张家圆子。若遇车驾行幸,春秋社会等,连檐并壁,幕次排列。^③

作者甚至还提到,举家从开封迁来的商人还试图独家经营北方的特色食品:

其余店铺夜市不可细数,如猪胰胡饼,自中兴以来只东京脏三家一分,每夜在太平坊巷口,近来又或有效之者。^④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杭州的酒肆旗标可以回溯到开封,时间上甚至更早于宋代,即五代后周的建立者郭威在开封驻足酒家潘楼:

酒家事物,门设红杈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梔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

① 《都城纪胜》4(外四种),第93页。

② 同上书,第94页。

③ 《都城纪胜》1(外四种),第91页。

④ 《都城纪胜》4(外四种),第94页。

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①

膳饮之外，在涉及文化和娱乐时，作者所传递的信息也是基本相同的。从很多事例中可以知道，很多在作者生活的杭州存在的娱乐类别，如“杂剧”、“诸宫调”，以及其时在杭州普遍存在的一种被称为“叫声”的娱乐节目，应该是在北宋开封时期就已经被发明或者被提高和精练了。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娱乐活动“瓦子”的先声也在北宋的开封（尽管作者也强调他并不精确地知道这些最初源于何处何时）：

诸宫调，本京师孔叁传编撰，传奇、灵怪、八曲、说唱。^②

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③

从以上的诸多例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首先，《都城纪胜》的作者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北方的生活、食物和文化对南方的杭州还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在金人入侵圣上逃离的百年之后。我们还会看到，《东京梦华录》为这样的比较提供了理想的文本基础。当《都城纪胜》的作者一再着墨于杭州的生活始终被北方的习俗和传统所浸润时，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作者要向读者展示怎样的意图。在我看来，这可能隐含着一种潜在的对当下的批评，因为当时生活在杭州的很多人，已经意识不到杭州都市生活中有那么强的北方因素在里面。不过，对《都城纪胜》的作者更为重要的可能是，他想让读者看到，那些从前在北宋都城曾经存在过的任何事情在“他的”杭州依然存在，这些事物被南宋的杭州吞食并发展。杭州都城生活能够提供的，比前朝都城开封更加丰富多彩。

作者在不同的段落里面反复告诉读者，杭州与开封没有可比性。杭州城里到处都有巨大的集市，几乎彻夜开市，各色膳食、各色物品齐全，有为数众多的娱乐中心、戏院和最好的艺人。不过，在将开封与杭州的发展进行比较方面，《都城纪胜》作者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说法，须从“字里行间”

① 《都城纪胜》3（外四种），第93页。

② 《都城纪胜》7（外四种），第96页。

③ 同上。

才能读出,而且需要将《都城纪胜》中对杭州的描写与《东京梦华录》中的相关片段进行对比。

二 《都城纪胜》与《东京梦华录》的文本关联

对第二个问题的考察,即《都城纪胜》与《东京梦华录》的文本彼此有怎样的关联,我选择从两个角度介入。首先,我将找出《东京梦华录》中有哪些描写先前都城的段落,被《都城纪胜》的作者精确引用,并用来与他所熟悉的当下杭州的情形进行对比。接下来,我将对两个文本的总体结构进行比较。

1. 比较两个文本中的呼应段落和主题

在《东京梦华录》中找到与《都城纪胜》相呼应的段落并非易事,因为实际上在两个源文本中并没有完全平行的段落。相反,晚出现的文本(《都城纪胜》)与早出现的文本(《东京梦华录》)的相关性,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可能是:《都城纪胜》的作者消化了他从早先文本中读到的内容,把自己关于开封认知的内容与他在杭州的亲见亲闻组合起来。

为了说明《都城纪胜》作者的这种移入方式,我想举以下几个实例来说明《都城纪胜》的作者如何处理从《东京梦华录》中获得的知识。这几个实例也都来自上文中提到的领域。

孟元老在文中提到,过去开封的“经纪之家”并不回家用膳,相反他们去市场上的餐馆吃饭,接着他列举了他所知道的不同地区的烹调风格,比如提供“北食”和“南食”的餐馆:

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置饮食,不置家蔬。北食则矾楼前李四家、段家爇物、石蓬巴子;南食则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①

在《东京梦华录》的几个地方,孟元老提到开封城中典型的北方饮食,其中的特色饮食有“白肉”和“胡饼”。“瓠羹”非常可能是北宋开封的常见

^① 《东京梦华录》3.7(外四种),第20页。

食物，一类小餐馆就是以这一食品来命名的，称为“瓠羹店”：

大凡食店，大者谓之“分茶”，则有头羹、石髓羹、白肉、胡饼、软羊、大小骨、角鬲犒腰子、石肚羹、入炉羊、糍生软羊面、桐皮面、姜泼刀、回刀、冷淘、棊子、寄炉面饭之类。喫全茶，饶盞头羹。更有川饭店，则有插肉面、大煨面、大小抹肉、淘煎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更有南食店，鱼兜子、桐皮熟脍面、煎鱼饭。^①

开封“瓠羹店”前的招幌，看起来与《都城纪胜》里面描写的典型的南宋杭州的招幌非常相似，作者认为这类招幌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开封时代，甚至早于宋代：

又有瓠羹店，门前以枋木及花样杏结缚如山棚，上挂成边猪羊，相间三二十边。近里门面窗户，皆朱绿装饰，谓之“欢门”。^②

或者，让我们再看一下在“瓦舍众伎”这一类别下的例子：《都城纪胜》的作者提到几种都可以称为“小艺”的娱乐种类，比如杂剧、影戏以及“叫声”。《都城纪胜》的作者认为，“叫声”起源于商人小贩吆喝贩卖物品的简单歌曲，在北宋时期发展成为一种音乐类别。在《东京梦华录》里，“叫果子”被列为在北宋时期的都城开封兴起的娱乐作品之一。此外，在《都城纪胜》里，演员穿农民打扮以资笑料的那类杂剧被称为“杂扮”或者“杂旺”，这类剧在《东京梦华录》里被提到过三次：

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等般杂剧。(……)孔叁传、耍秀才，诸官调。(……)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③

① 《东京梦华录》4.9(外四种)，第26页。

② 同上。

③ 《东京梦华录》5.2(外四种)，第30页。详见 Dorothee Schaab-Hanke, *Die Entwicklung des h? fischen Theaters in China zwischen dem 7. und 10. Jahrhundert*(《唐五代戏曲在中国宫廷的发展》), Hamburg: Sinologische Schriften, 2001 (Reprint: Gossenberg: OSTASIEN Verlag, 2010)。本书内容摘要参见沙敦如《唐五代戏曲在中国宫廷的发展——任半塘有关论断之续探》，《艺术百家》第47辑(1997.1)，第19—23页。

在仔细检视之后发现《东京梦华录》中的一些段落提供的这些材料与我们从《都城纪胜》中获得的材料相符合之后,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个文本是怎样彼此关联的。让我们检视《都城纪胜》的作者尤其看重的两个方面:一、在涉及北宋开封典型的商业、消费和文化时,《都城纪胜》的作者在每个领域都提到,南宋的杭州或者与开封旗鼓相当,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二、在涉及很多典型的北宋开封的生活情调时,作者努力要表明的是,他所生活的杭州,在这些方面无所不包,保存和发展了北方的“旧”传统,并将其与南方和东南地区的风俗和传统组合起来。

换句话说,《都城纪胜》的作者似乎把《东京梦华录》看成是与他描写当下杭州可以对等的文本。在序言中,作者把这个意图说得很明确:

仆遭遇明时,寓游京国,目睹耳闻,殆非一日,不得不为之集录。其已于图经志书所载者,便不重举。^①

也许《东京梦华录》之外,还有其他的材料可以提供关于都市生活的信息可资比较。尽管原则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无由确认。更令人信服的可能性是,《东京梦华录》以其对都城开封生活的生动描写,成为《都城纪胜》的作者最理想的参考资料。从这里他获得了关于北宋开封的生活习俗和传统的各种知识,他可以在自己的文字中提及它们并作为勾勒杭州生活画面的基础:杭州成为新的标准,它在综合保存了北宋开封的特点的同时,变成了多层次的新都城。

2. 两种文本外向结构和内向结构的对比

让我们首先对《都城纪胜》和《东京梦华录》的总体结构做一对比。简单地对比两个文本的长度就可以发现其明显的差异。《东京梦华录》包括十章,27550字,每章又分成若干节;而《都城纪胜》则是一部相当短的作品,总共十节,全部字数不超过6350字。《都城纪胜》的字数不到《东京梦华录》的四分之一。

^① 《都城纪胜》序(外四种),第89页。

两个文本的内在结构上的差异更为醒目：《东京梦华录》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一至五章，是按照地貌特征来安排的。更精确地说，这是从一个生活在大约 1120 年的人，或者步行或者乘车，行进在北宋开封不同的街道里巷所能看到的事物来组织安排章节的。第二部分是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的，包括了一年之中在开封发生的官方的、宗教的和民间的各种节日庆典。

与这种安排完全不同，《都城纪胜》中十四节的编排是相当系统性的。每一节都有一个标题，与这一节的主要话题密切相关。这些话题集中于杭州的不同层面，如集市、餐馆、娱乐场所、庙宇等（见附录二）。

如果给《都城纪胜》每节一个标题用来描写一个“现代”都市所能提供的设施，如“购物”、“餐饮”、“娱乐与休闲”和“服务业”，作者借助于选项而达到整体布局上的良苦用心就更为明显。作者对话题选项的安排，要留给读者的印象是：作者要表明，他所在的杭州符合一个“物有所值”的京师皇城的典范，是一个堪为北宋开封后继者的都城。

这样的布局安排的确与《东京梦华录》形成明显对比。奚如谷在其早年对《东京梦华录》的研究中曾经指出作者在文本布局上的特点，认为这种按照作者感知的顺序编排的结构使得文本中的描写如同照相机一样，不允许有主观的印象。他这样写道：

（……）文本如相机一样，聚焦在越来越小的细节上，叙述者越熟悉的地方，叙述就越具体。^①

紧接着，他又补充道：

在开封城的街道上游动的，实际上是记忆而非参观者。是记忆从开封城分隔成不同部分的空间中，创造出了对当日生活的强烈的，然而

^① 奚如谷：《皇后、葬礼、油饼与猪——〈东京梦华录〉和都市文学的兴起》，见《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文学组，文学，文化与世变·文学组》（李丰楙主编，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第208页。

片面的叙述。^①

从以上所列的细节,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都城纪胜》的作者是在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来使用《东京梦华录》,而不是像奚如谷曾经强调的那样,《都城纪胜》是“对《东京梦华录》的有意模仿”。^②我更倾向于认为,《都城纪胜》的作者通过将《东京梦华录》中提到过而今仍然存在的现象,以关联式而非系统性的秩序来编排,把这些因素作为自己文本的主要部分。《都城纪胜》是《东京梦华录》的“文摘”,《都城纪胜》的作者编排了他从中发现的有用的材料。

三 试论《都城纪胜》的作者对于开封及《东京梦华录》的态度

综上所述,对《都城纪胜》进行文本分析得出的结论与读者从序言中获得的印象一致,即作者完全相信他亲历的杭州不仅仅可以与北宋时期繁华帝都开封媲美,而且经过了百年中兴,定都东南的南宋王朝已经远远超过了先前。

到底什么才是《都城纪胜》的作者真正想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呢?他真的像很多学者一直解释的那样,只是简单地为杭州做宣传^③,或者还别有其他意地让敏感的读者获得道德上的启发?让我们再次回到《都城纪胜》的序言,作者这样写道:

且《洛阳名园记》后论有云:园圃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况中兴行都,东南之盛,为今日四方之标准;车书混一,人物繁盛,风俗绳厚,市井骈集,岂昔日洛阳名园之比?”^④

^① West (2002), p. 209.

^② Stephen H. West (奚如谷):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Dream: The Sources, Evalu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Dongjing meng Hua lu*”, *T'oung Pao* 71 (1985): pp. 63-108, p. 100.

^③ 比如卢逍遥:《〈都城纪胜〉:南宋杭州城市文化的繁荣书写》,见《江南论坛》2005年第4期,第56—58页。

^④ 《都城纪胜》序(外四种),第89页。

只有在这里,《都城纪胜》的作者才明确地提到一本书,这就是北宋灭亡前不久李格非(?—1106)完成的《洛阳名园记》。上文引用的这段话出自作者自跋。在这篇文字里,作者汇集十九座名园,来讨论历史兴废的内在动力。《都城纪胜》的作者将兴废动力的讨论,嵌入已获得“今日四方之标准”这一新地位的新都城杭州之中。在行文结尾处,作者用了令人困惑的修辞,将杭州与洛阳名园置于对比之中:“况中兴行都(……)岂昔日洛阳名园之比。”

为了全面了解李格非在他的书跋中意图表达的内容,我们需要细读《都城纪胜》作者摘引段落的上下文。李格非的全文是:

论曰:洛阳处天下之中,挟穀澠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曰“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已。^①

这段文字,李格非写于1098年,早于金人入侵30年。当其时,他笔下所写的花园中鲜花繁茂绽放于作者的眼前,而他头脑中的历史教训却是唐代末年名园的隳毁。他当时无法预知,在不到30年后,金人的入侵将使得洛阳和开封一同遭遇毁灭。但是,作为一位在历史周期循环论中被浸润的学者,李格非了解历史上先人的命运,他肯定已经在繁华得意之中看到了衰落的先声,他想提醒读者去注意即将到来的危险。

^① 见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绪论》,丛书集成初编版,第18—20页。对李格非著作的精彩分析,请参见Yang Xiaoshan(杨晓山):“Li Gefei’s ‘Luoyang mingyuan ji’ (A Record of Celebrated Gardens of Luoyang): Text and Context”, *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52(2004), pp. 221-255。

了解了《都城纪胜》的作者所引用的《洛阳名园记》的背景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东京梦华录》的成书情况。众所周知,《东京梦华录》成书于金人摧毁开封20年之后。当这本书编就之日,书中不惜笔墨描写的洋溢着快乐生活的城市,早已成了枯草荒凉的断壁残垣。

从这一角度看,《都城纪胜》远不是简单的宣传之作。似乎作者要借助于《洛阳名园记》和《东京梦华录》传递给读者一种严肃的警告:杭州事实上已经如此繁华,作为一个商业和文化中心,命定的死亡危险正在逼近,这与李格非曾经做出的预言以及孟元老所描写的破碎的昔日之梦非常类似。

结 语

经过一番剖析,我们就可以发现,《都城纪胜》作者写下的那些曾经被解释为溢美之词的文字就变成了间接但是相当明确的警示,变成了杭州的挽歌:杭州目前的状态不仅与被金人入侵之前不久的开封非常相似,而历史上洛阳的名园也会有同样的遭遇,即在达到美轮美奂的极顶之际,也有可能遭遇到不期而至的衰败。

值得注意的是,《都城纪胜》的作者在序中明确提到的不是《东京梦华录》,而是《洛阳名园记》,该书的作者李格非在跋中表述了警示——正是这一警示,使作者后来获得了预言者的声誉,在一些人看来,他预言了北宋的终结。

我们知道,《东京梦华录》的成书也是同样的追忆方式,一个人在北宋灭亡之后,在追梦宋徽宗时期汴京的生活。这样,我们看到的不光是“都城后面的都城”,实际上是一系列的都城,一个在另一个后面。此外,我们能够看到的,不仅仅是“文本后面的文本”,即《东京梦华录》隐藏在《都城纪胜》的后面,而且还包括了《洛阳名园记》——《都城纪胜》的作者明显有意识地让它们产生关联。恰恰是剔出来的文字片段和上下文,交给清醒的受过教育的读者用自己的知识去填补,才让作者暗藏的信息变得诡秘:表面上作者在吹嘘杭州作为一个都城,在作者的有生之年,已经超过了名园林立的洛阳以及在其繁盛年代被万众景仰,被视为都城典范的汴京。但是警醒的读者在细读之后,会发现潜在的关于衰落和消亡危险的信息。读者会认识到,

《都城纪胜》的作者属于那类将自己的文字与明确的道德训诫相搅拌的文人。

附录一

(a)《都城纪胜》中所指杭州的语汇

语汇	出现的频率
都城	8次
行都	6次
都下	4次
都人	3次
杭	2次
京国	1次
临安	1次
	计25次

(b)《都城纪胜》中所指开封的语汇

所用语汇	出现的频率
京师(包括:旧京师、旧京师人、视京师、因京师、自京师起、在京师日)	15次
开封府	8次
汴	2次
东京	1次
	计26次

(c)《东京梦华录》中所指开封的语汇

所用语汇	出现的频率
京师	9次
开封府	8次
都城(包括:都城人)	4次
	计21次

附录二

京师生活景象,根据《都城纪胜》及《东京梦华录》的记录

序号	《都城纪胜》 的章节名称	京师生活的 主题	该主题出现在《东京梦华录》中的相应 章节
1	市井	买卖	2.4,2.5,2.6,3.1,3.2,3.3,3.4,3.11, 3.12,4.5,8.4
2	诸行	买卖	4.8,4.9-4.12等
3	酒肆	饮食	2.7,2.8,4.8
4	食店	饮食	2.7,2.8,4.9等
5	茶坊	饮食	2.3,2.6,2.8,3.7
6	四司六局	各种服务	4.7
7	瓦舍众伎	休闲与娱乐	5.2,7.3,7.5,7.6,7.8,8.3,9.3,10.12
8	社会	文化活动	7.2,7.3,7.7
9	园苑	休闲与娱乐	6.8,7.8,7.9
10	舟船	休闲与娱乐	7.2,7.8,7.9
11	铺席	商业	4.8,4.9-4.12等
12	坊院	存储设施	1.5,1.6(仓,库),9.4
13	闲人	各种服务	2.8(闲汉)等
14	三教外地	宗教场所	6.7,8.1,8.9等

(吴秀杰译)